

## 婚姻力学

□阿紫

一晃结婚13周年了，西方人称之为“花边婚”。听起来很浪漫，然而我们此时的生活，早已没有了一点浪漫气息。不过这13年间结婚的亲友，已经离婚的，屈指不可数。所以我们的婚姻虽不美好，但横向比较，打分应该可以达到“B”。

很久以前一些情感专家说，家庭中老公收入是老婆的三倍，婚姻最稳定。经过这么多年观察，窃以为这个收入比，老公出轨概率会比较大，“2:1”似乎更科学一些。

遥想世纪之交的某一天，二哥、二嫂发生了激烈争吵。原因是有人给二嫂介绍了一份工作，月薪1500元，二哥便亲自登门，将介绍人骂了个狗血淋头，二哥月薪只有800元。这不有病吗？当时打着光棍的我很不解。家庭总收入增加，终究是好事。

二哥这人没修养，一点小心思都藏不住。此事传遍亲友圈，为众人不齿。不过他对家庭收入结构失衡的担忧，并非没有道理。到了前年，我深深体验到了。那一年，老婆理财业绩辉煌，远远盖过了我的正常收入。虽说本金大部分是我提供的，但她觉得赚到钱是她的能耐，渐渐地，看我越来越觉得平庸，时不时地会说些诛心话，眼看着快要离婚了。到了去年，风云突变，一下子雷了几十万。老婆终于成熟了，知道投机赚到的虽然也是人民币，但它们只是上你这儿串个门，顺带着会把你家的人民币也拐走。

无独有偶，朋友大林也经历过婚姻至暗时刻。那几年他老婆接连开了4家美容连锁店，年收入轻松过百万（那时房价只有如今的五分之一）。于是大林天天在家听诛心话，看冷脸。5年前，他老婆的美容店开始一家家倒闭，最后资产散尽，还欠下两三百万债务。

我和大林都属于厚道人，并未趁机反攻倒算，所以我们的家庭如今都处于最稳定的时期。

如果老公在收入上具有压倒性优势，家庭就会稳定吗？据我不完全观察，的确比老婆经济强势要稳定一些。但稳定的原因往往在于弱势老婆忍气吞声，容忍了老公在外拈花惹草。尤其全职家庭主妇，许多人若非有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的忍术，离婚在所难免。

国人往往喜欢用文学语言描绘婚姻与爱情，其实怎样让一个个结婚周年延续下去，需要做一些科学研究，比如引入“力学”原理。除去极个别思想格外高尚的男女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收入比维持某个合理数值，对于家庭平稳运行至关重要。

有一点无需计算，在中国无论男女，婚内不宜零收入一年以上。理论上，家务劳动也应折算成收入。可是如果你手里没有“核武器”（货币收入），家里一旦发生冲突，你毫无制衡对方的本钱。而天下夫妻，有几对终身不吵一架？啃老不光彩，啃夫，吃软饭，则会彻底失去独立人格，婚姻也会随时命悬一线。

## 世相

美国女诗人多萝西·派克有名言“不要与戴眼镜的女人调情”，搁到现在，引发的争议一定不会小。其实撇开成见，这话很容易理解——不论男女，戴眼镜的人常给他人一种刻板保守的印象，异性间的亲昵暧昧调笑，妙在朦胧含蓄，将破未破，古板的人多不解风情，很可能无法悟出其中的妙处，激不起半点波澜。而且，戴眼镜的人刚摘下眼镜的一刻，也是很煞风景的，容易破坏情人之间的美好想象。

有头发的人，谁也不愿意做秃子。但这一理论却不适用于戴眼镜。不少人对眼镜的修饰性魅力都产生过误会，觉得戴眼镜的样子很酷，即使不需要，也会戴一副平光眼镜增添文化味，只有等到真正离

# 与戴眼镜的人约会

□青丝

不开眼镜了，才发现一点也不好玩。尤其吃面条，根本无法处置那种戴不戴眼镜都看不见的窘迫。我中学时，每天在公共汽车上面看书，把眼睛搞近视了，但我坚决不肯戴眼镜。因为我曾在《我的前半生》里看到溥仪戴眼镜的事。最早发现溥仪近视的是英国老师庄士敦，想请外国眼科医生入宫为少年溥仪验光，太后和王公遗老们听到这一建议，顿时炸开了锅，认为皇上正是朝气蓬勃，怎么要像老头一样戴“光子”？

我不肯戴眼镜，倒不是有皇位继承，而是受这一情节影响，觉得戴眼镜的样子太过老气横秋。然而，不戴眼镜的世界，就像一幅抽象画，看什么都被打了马赛克。明代，万历皇帝有一天去看妈妈慈圣

太后，太监张明手扶藤条在前面开道。张明是高度近视，把慈宁宫丹陛上的古铜仙鹤看成是有人站在那里看热闹，扬起藤条就打，怒斥“圣驾来还不躲开”，由此落下一个绰号叫“张打鹤”。

我的“短视”经历虽然没有“张打鹤”那么夸张，但路遇熟人不识，或认错了人乱打招呼，也是常有的事。我也从未在路上捡到过钱。由于眼神不济，只能专注于路面三尺远的地方，即使有好东西掉落在地上，也早就被人捡走了，根本轮不到我。以前，我凡是听到有幸运儿炫耀自己捡到了钱，便只能在心里自我安慰寻找平衡——我总比有人看到墙上只有只蟑螂，一巴掌拍下去才知道是钩子，戳了满手血要好多了。

## 画话

## 画中红蓼

□黄晔

秋末冬初，东北文友在朋友圈放出一张照片，求助万能的朋友圈，问能否告知她图中植物的名字。照片上，农家平房门前，一株植物枝叶散乱，朝不同方向张开，却从叶腋处开出粉紫色穗状花，细小的花朵密密麻麻挤在一起，花穗一串一串的，沉沉垂向地面，十分娇俏可人。我给她回复道：这是红蓼，陆游有描写它的诗句“数枝红蓼醉清秋”。我还告诉她，我家后山上有成片的红蓼，可好看了。引来她无比艳羡。

红蓼，又叫荭草、大红蓼、东方蓼、大毛蓼，《诗经》中把它叫“游龙”，切合其“枝叶之放纵”之态。红蓼是一年生草本植物，沟边湿地、山坡上都能生长，它的茎、叶、花都适于观赏，所以自古便与白荻、白云、蓝天、秋色等意象连在一起，入诗入画，构筑绝佳的秋之意境。我仔细欣赏过红蓼，很是喜欢它稻穗一般的花穗，花朵极小，却如五瓣梅花，有着七支细细的花蕊。

写红蓼的画作最著名的大概是宋徽宗赵佶的《红蓼白鹅图》。这个独创了“瘦金体”的皇帝，酷爱艺术，在位时成立翰林书画院，设立画学作为科举的考试方式，他本人也擅长绘画，“寓物赋形，随意以得”。这幅作品中，一枝红蓼从水岸边高高而起，叶繁花盛。红蓼花下，一只硕硕的白鹅引颈回眸，悠闲地梳理自己的羽毛，慵懒中透着高贵端庄。整幅画意境幽远辽阔，有大家之气。

宋人还有一幅《红蓼水禽图》。题句：西风红蓼香，水禽破苍茫。秋色中，一只长尾水鸟飞落到水边的红蓼枝头，发现了水中的青虾，双腿弯曲，引喙相向，黑黑的眼睛盯着水面，准备择机啄食。开得正好的纤细花枝被压得垂向水面，梢头、叶尖都已浸入水中。但水里的青虾们却依旧悠闲地游动，没有丝毫惊慌。整个画面灵动活泼，场景勾勒传神，连青虾的虾须、水鸟的羽毛都描画得细致入微。

看起来画作中的红蓼似乎都只是点缀，但仔細琢磨，又不可或缺。清代画家浦华的立轴《红蓼荷花图》，画面的主角是硕大的墨叶和清雅的白色荷花，墨叶之下，挺出两枝红蓼，几片浮萍。红蓼与上半幅中一朵垂首的粉荷相互呼应，可谓点睛之笔，将整幅画统筹起来。吴昌硕的《红蓼墨荷图轴》，主角也是荷，但画面左侧的红蓼冲出了画外，不见红花只见茁壮的枝叶，隐隐透着一派生机，与画作主体相呼应。白石老人暮年时喜爱上画红蓼，有《红蓼》《红蓼群虾图》《螭舫红蓼图》等多幅作品。他笔下的红蓼，穗状花序参差错落，浓淡相宜，以鸟、虾点缀更显灵动，简单一枝则率意深沉，质朴庄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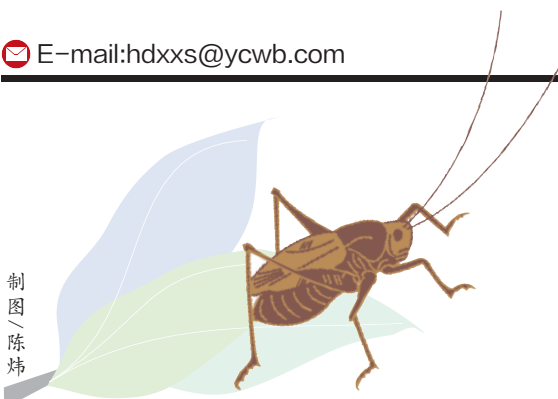
红蓼本是卑微的野生植物，却成为诗人画家之爱，其中韵味值得细品。前些天，我在后山摘了一枝，插在白色瓷瓶里，希望能体味“秋波红蓼水，夕照青芜岸”之意蕴。



宋 赵佶《红蓼白鹅图》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）

# 唐唐的蟋蟀

□董改正



天鹅湖大酒店在城中央位置，离市府不远，酒店对外承担会议服务，唐唐在里面做服务员。

唐唐长得好，负责上海厅的会务服务。有会议的时候，保持微笑，迎接续水而已。都说唐唐要是十几二十岁时就来这里工作，现在也不至于天天骑着电动车穿越大半个城市来上班，早就非常富贵了。

发现那只蟋蟀是六月的一个下午，那天粥粥不舒服，唐唐让她去休息，她一个人收拾散落的文件，给圆桌中间的绿植喷喷水，小盆的搬出去晒晒太阳。活不多，也轻松，一个人还可以发发呆，想想心思，挺好。就在她站脚够够那张飘到会议桌中间的文件时，它飘飘悠悠地晃荡两下，居然从两排桌子间的缝隙里插进去了。

挪动桌子很麻烦。纸片又不脏，上面也只是写着会议议程而已，没什么需要保密的东西。那就算了吧。就在唐唐拿着最后一个茶杯，袅袅娜娜地离开会场时，一声清脆的虫鸣从纸片落入之处钻出来，嘹亮，欢喜。

唐唐站住了。她有些恍惚。这是八楼，几乎纤尘不染的，哪里来的蟋蟀？她是山村来的姑娘，认识许多鸣虫，蟋蟀是最常见的。这里没有断砖碎瓦，也没有断壁残垣，更没有草丛或土穴，它为什么来这里，又怎么生存下去？风吹动着帘子，屋内光影水波一样荡漾着。那只蟋蟀沉寂了，仿佛不曾鸣叫过。是幻觉吗？

好像是。接下一个把月，唐唐也没听它叫过。有时候，唐唐故意走迟一点，拉开窗户，远远地静静地坐着等着，鸣叫却再也没有亮起。她

想起小时候父亲教她读的《诗经七月》：“五月斯螽动股，六月莎鸡振羽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，入我床下。”每年十一月的夜里，她的房里，确有蟋蟀长鸣的，如今，老屋早已没有了，父母和乡邻们集中住在了镇里，她不爱回去了。如果父母过世，她也许永远不会去那里了。

现在才七月，蟋蟀也才刚刚从时间里醒来了不久吧？一定是自己累了，幻听了。

丈夫常常笑她说累。其实她才真的累，累得没有生活了，三十多岁就开始掉头发。她也不明白怎么微微一笑倒水也是累的。也许不是发自内心的微笑就需要很大的能量供给吧。他们是大学恋爱的，彼此家庭条件都不好，都是混入城里的土蟋蟀。他的文章早就不写了，她的歌早就不唱了，琴也早就不会弹了。生孩子时，她在公司的位子被取代了，然后就应聘到了这儿。

“唐唐，你想什么心思呢？是不是对拒绝周少后悔了？”粥粥站在远远的廊下，亭亭如荷。整个酒店的人没有不敬重唐唐的，所以粥粥才敢大声开这样的玩笑。周少其实也不算纨绔子弟，有才有貌有身份，人也彬彬有礼。初见唐唐，以为她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得知她是三岁孩子的妈妈时，他的惊讶更甚于初见时的惊诧：一个人要有怎样的安静，才能保有水晶一般的纯净？因而念念不忘。

它的叫声是如此明锐，以至于谁也无法淡化此事的发生。散会后，唐唐等人被总经理叫到办公室，勒令立即找到这只鸣虫。

“我不想再听到它的叫声。”他起身走出办公室时，神态很像电视剧中的顶头上司形象。

唐唐等人拉开了会议桌，搬走了绿植，打扫了每一个角落，翻找了每一个抽屉和柜子，再用吸尘器洗了一遍，也没有找到那只蟋蟀的影子。唐唐在一个抽屉里看到了那张落下去的会议议程，已经变色了，“领导做总结性发言”处，粘着几粒虫矢。

“怎么办？它到哪儿去了呢？”

“也许是我们搬弄时，它

悄悄跑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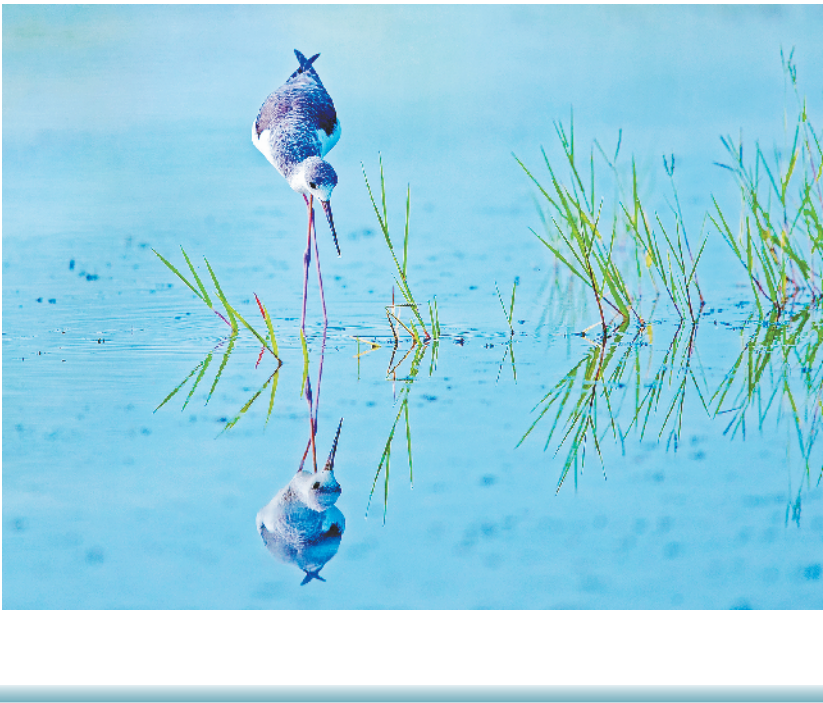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是经贸委的会议。那只看不见的虫子再次在领导拿起发言稿时，非常不严肃地“囫囵”叫起来，破坏了庄严的气氛。

“这是蟋蟀。”领导放下了稿子，看向手足无措的唐唐们，“很像你们这里的那个员工吹的口哨。”

唐唐心里一沉。他说的是严凯。他是市场管理系的高材生，也在这里工作，对粥粥很好。三十五岁了，依然无房无车无女朋友，喜欢吹口哨，无曲无调的，听着令人叹息。他工作很拼命，吃住在酒店里，省下来的钱都存着，但终于在买房前分裂了，进了精神病院。也就是在这个会议厅里，他常常半夜开亮所有的灯，一个人做总结性发

## 寻觅

李海波 摄



## 爱的成全

□张燕峰

爸爸的病越来越严重了。如果把头贴在他的胸前，会听到从肺部传来粗重浑浊的声音，像有人在里面拉着一架老旧的风箱；爸爸咳嗽也越来越频繁，咳出的血块很大的一团，而且颜色鲜红。这一切令我既害怕又悲伤。

我是爸爸最宠爱的小女儿，现在，我真担心有一天爸爸会突然抛下我独自远行。我故作轻松地说，爸，去我家住些天吧。爸爸无力地点点头，用极虚弱的声音说，好吧。

前些年，爸爸身体健康的时候，是很不情愿到我家的。每当妈妈提议来我家住几天的时候，爸爸总是很坚决地摇头，说那里一个个人都不认识，整天窝在家里憋得慌。而今，爸爸竟然如此爽快地答应了，真出乎我的意料。

很快，我把爸爸接到了几百里之外的家里。

每天下午两点多，阳光充足，天气煦暖，我便推着爸爸出去散步。爸是个爱热闹的人，我推着他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，看到什么，都要给他讲一讲。爸爸有些耳背，我把嘴巴贴近他的耳朵。爸是知识分子，做过多年的中学校长，听到我准确而清晰的讲解，欣慰地笑了，目光中汨汨流淌着满足和幸福。

看到我们父女俩深情依依的模样，路人纷纷投来羡慕和赞许的目光。我的心里既甜蜜又惆怅，有爸爸陪伴的每一分每一秒于我都是一无可替代的幸福，都是千金不换的珍贵宝藏。可一想到爸爸的病情，忍不住眼泪潸然，我在心中一遍遍默念祈祷：但愿上天能眷顾我垂怜我，让爸爸陪伴我的时间长一些，再长一些……

连着几天早上，我看见马桶里都有爸爸咳出的殷红的血，再看着爸爸孱弱无力的样子，我非常担心，赶紧咨询了几个做医生的朋友。他们说，雾化吸入作为肺癌的辅助治疗手段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我赶紧去药房买了雾化机，又遵照医生朋友开出的药方买药，开始给爸爸做雾化吸入。

我笨手笨脚地摆弄机器，又手忙脚乱地整理药水。当我准备就绪，回头看到爸爸正茫然无措地看着我，目光胆怯不安，我的心猛地像被针扎了一样，疼得缩成一团。

爸爸，那个曾经像高山一样巍峨像参天大树一般伟岸的爸爸，曾给过我多少依靠多少庇护，而今他生命的大厦遭岁月的螻蚁无情地蛀噬，竟如此孱弱，像个无助的孩子。

我强忍着心中的酸涩，走到爸爸面前，双手扶住他的肩膀，大声说，爸，不要怕，这只是普通的止咳化痰药物，经常吃对你的胃有伤害，雾化吸入效果会好一些。

爸没有开口，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，

然后放心地点点头，目光中流露出的是深深的信赖和依恋。我的心一酸，眼睛不由得湿润了。我轻轻拍拍爸爸的脸颊，温柔地说，爸，别担心，一点都不会疼，您就像平时那样呼吸就可以了。说完，我转身打开电源，把那个中空的塑料片塞到爸爸的嘴里。

雾不断地喷出来，我把那个小瓶让爸爸握在手中。这时，我发现爸爸的口水不断滴落，渐渐沥沥地流到了爸爸的脸上，别担心，一点都不会疼，您就像平时那样呼吸就可以了。说完，我转身打开电源，把那个中空的塑料片塞到爸爸的嘴里。

雾不断地喷出来，我把那个小瓶让爸爸握在手中。这时，我发现爸爸的口水不断滴落，渐渐沥沥地流到了爸爸的脸上，别担心，一点都不会疼，您就像平时那样呼吸就可以了。说完，我转身打开电源，把那个中空的塑料片塞到爸爸的嘴里。

正午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，屋里暖融融的，每个角落都温暖明亮。爸爸坐在椅子上，眯着眼睛，表情宁静安详，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纸巾换了一张又一张，我的左胳膊也有些酸痛，再看一下表，已到了我午休的时间。一上午高强度的工作令我很困倦，但药雾还源源不断地喷出来。我提醒自己，再坚持一会儿，说不定这最后几分钟的吸入对爸爸的病最有效。

就这样，我坚持到最后，直到药雾不再喷出来。我从爸爸的口中抽出了那个中空的塑料片，然后关闭电源，搀扶爸爸上了卫生间，又把他送到卧室床上，看着爸爸躺下，给他盖好毛毯才回到卧室。听到爸爸卧室里传来均匀的呼吸声，我放心地闭上眼睛。

这样，一连做了五天的雾化吸入，爸爸的咳嗽明显减轻了，我心里非常高兴，能为爸爸做些什么，于我而言是莫大的安慰，是无与伦比的幸福。我不能阻止肿瘤这个恶魔在爸爸体内肆虐蔓延，但如果能减轻爸爸的痛苦，花再多的钱，牺牲再多的时间于我都是值得的——钱没有用了可以再挣，爸爸不在了永远没有弥补的机会。至于时间，来日方长，我不想让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遗憾发生在自己的身上。

爸爸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，我每天都精心照顾他。从早晨一杯蜂蜜水开始，上午的水果和蛋白粉，下午的药物，睡前的酸奶，更遑论一日三餐的营养搭配。在我的照料之下，爸爸的状况良好。

一天清晨，爸爸起床后对我说，想回到你哥哥那里，给你哥电话，让他开车来接吧。瞬间，我眼泪汹涌。我知道，以爸爸目前的状况，之后再无来我家的可能，这是爸爸有生之年最后一次来我这里了。

我努力抑制心中的悲伤，故作轻松以开玩笑的语调说，爸，为什么要走？是我照顾得不好吗？

爸爸摇摇头，清澈的目光中汨汨流淌着慈爱，爸爸说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已经尽力了。我哽咽着说不出话，仰起脸望着爸爸，大滴的眼泪，正从爸爸的腮边滚落下来。